

澳華新文苑

第1187期 (A)

我已經「翩然」地去了！

台灣知名作家瓊瑤12月4日在淡水住家去世，享壽86歲，消息傳來震驚各界。這是她最後的留書與最後的作品《當雪花飄落》。

各位親愛的朋友知音們：

不要哭，不要傷心，不要為我難過。我已經「翩然」地去了！

「翩然」是我最喜歡的兩個字，代表的是「自主、自在、自由」的「飛翔」，優美而「輕盈」，我擺脫了逐漸讓我痛苦的軀殼，「翩然」地化為雪花飛去了！

這是我的願望，「死亡」是每個人必經之路，也是最後一件「大事」。我不想聽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

上蒼對於生命的過程，設計得不是很好。當人老了，都要經過一段很痛苦的「衰弱、退化、生病、出入醫院、治療、不治」的時間，這段時間，可長可短，對於必將老死的人，是多大的折磨！萬一不幸，還可能成為依賴「插管維生」的「臥床老人」！我曾經目睹那種慘狀。我不要那樣的「死亡」。

我是「火花」，我已盡力燃燒過。如今，當火焰將熄之前，我選擇這種方式，翩然歸去。我要說的話，都錄在我《當雪花飄落》的視頻裡了。希望我的朋友們，多看幾次視頻，瞭解我想表達的一切。

朋友們，不要為我的「死亡」悲哀，為我笑吧！生命的美好，就在於「能愛，能恨、能笑，能哭、能歌、能說、能跑、能動、能紅塵作伴、活得瀟灑瀟灑，能嫉惡如仇，活得轟轟烈烈……」這些，我都在有生之年，擁有過了！我「活過」了，不曾辜負此生！

我最放不下的，就是家人和你們。「愛」緊緊地繫著我心，你們都是我最最捨得的。為了讓我的靈魂（不知道人類有沒有靈魂），也能「翩然」，大家為我笑、為我高歌、為我飛舞吧！我在天之靈，會與你們「共舞」的！

別了！我至愛的你們！慶幸此生，曾經和你們相遇相知。

注意，我「死亡」的方式，是在我生命的終站實行的！年輕的你們，千萬不要輕易放棄生命，一時的挫折打擊，可能是美好生命中的「磨練」，希望你們經得起磨練，像我一樣，活到八十六、七歲，體力不支時，再來選擇如何面對死亡。但願那時，人類已經找到很人道的的方式，來幫助「老人」們，快樂地「歸去」！

親愛的你們，要勇敢，要活出強大的「自我」，不要辜負來世間一趟！這世間，雖然不是十全十美，也有各種意外的喜怒哀樂！別錯過那些屬於你的精彩！

千言萬語說不盡，最後，祝福大家健康快樂，活得瀟灑瀟灑！

（瓊瑤 寫於淡水雙映樓2024、12、3）

塵埃遠去

張仲衡

難道詩人都向往遠方？

你一揮手撒下那麼多回憶，

那個遠方是伊甸還是文字的城堡，

還是一個地方能將你的四月安放心底？

曾經壯士橫眉，

幾曾荒草戈壁。

北國五月的邂逅，從一片迷茫開始，
南國的榴花季節，不應是春的終止。

可是春意太容易從筆尖溜走，
於是你的調色板滿了四季。

有遠方就不要輪回了，
有四季難免經歷冬的寒意，
假如生命如你所言的鐘擺，
重複著每日的步履，
我寧願像流星消失在永恆的夜裡。

受辱者/懷念詩人孫晉福 方浪舟

詩人

誰是受辱者？

唯一洞見真相的人淪為祭品

自從離別故土之後

李廣之孫李陵

歷史創下因言獲罪的先例

唱出贊歌

無論文脈還是血脈

司馬遷因此受到宮刑

也唱出哀歌

他是有種的人

史記成了絕唱

在原本的故園裡

胡漢對立征戰之中

李陵成了受辱者

歌者必須自審自己的歌喉

他被定為異類

司馬遷成受辱者

自宮自己的思想

個人情懷與決擇受盡曲解誣陷

千百年來受辱者無數

這因疾源遠流長

滿朝蒙昧叢生

詩人無論是否離鄉

誰是受益人？

一意孤行者造成惡習

都可能成為受辱者！

一縷清風——紀念詩人塵埃 官子

你飛過了那道城牆

解綁禁錮肉身的繩羈

從此擺脫

愚民、帝皇；口號、彷徨

欺騙、失望；無恥、瘋狂

你的眼裡有了光芒

如今你再脫去軀殼

撕開囹圄思想的網

放下濁世的行囊

順著自由的光

去往靈性的天堂

你走了 如一縷清風

清風過處

你的詩箋在世間飄蕩 飛揚

而我

繼續捕捉你文字裡的芬芳

當雪花飄落 瓊瑤（遺作）

當雪花開始紛紛飄落
我心裡輕輕地唱著歌
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生命裡的雪季沒錯過

這趟旅程走來辛苦艱難
且喜也有各種精彩唱和
經過了山路的崎嶇不平
接過了水路的駭浪風波
留下了…留下了…
我那些字字句句的著作
是我今生為愛燃燒的熱火

誰在雪地插了鮮花一朵

陽光映著玫瑰如此鮮活
正像我心中的雪與火
無論是好是壞是對是錯
那個我…那個我…
始終追尋著日出與日落
相信人間有愛 初心如昨

這是我最後的選擇
時間已到 生命不會更好
不拖累所愛 也超越病魔
我心翩然自如奔放快樂
當此刻…當此刻…
有如雪花與火花同時綻放



■瓊瑤生前照片

我將飛向可以起舞的星河
(2024、11寫於淡水雙映樓。)

雙桅船與伊比鳩魯 西貝

蘇珊曾是我的同事，她瘦瘦的，戴著一副眼鏡，平日寡言少語，而做事一絲不苟。我一直以為她性格古板，直到她突然提出辭職，準備駕帆船航海，這消息讓公司裡的人無不震驚。

聽聞此事，我在驚訝之餘，心中竟湧起一絲激動，因為我從小就對帆船情有獨鍾，畫的圖、做的夢都是帆船。我立刻跑去找蘇珊問東問西，她拿出一張照片給我：一艘潔白的雙桅帆船，停泊在海天一色的港灣，她和即將同行的朋友們站在甲板上，個個神采飛揚。我瞪大了眼睛，那簡直就是我夢中的雙桅船，兩片三角帆在碧海藍天間美輪美奐。船舷上的字母有些模糊，我好奇地問蘇珊：“你們的船叫什麼名字？”她莞爾一笑，答道：“伊壁鳩魯。”我會心地笑著說：“難怪你們如此灑脫，原來是一群伊壁鳩魯主義者啊！”

古希臘哲人伊壁鳩魯的學說以“快樂哲學”著稱。他曾言：“若剝去嗜好之樂，除卻愛欲之歡，舍棄耳目之娛，我不知何為至善。”世人常誤以為他倡導享樂至上，其實不然。伊比鳩魯給出的快樂清單：一是友誼；二是自由；三是思想。在他看來，真正的快樂源於擺脫物欲的束縛，以簡樸換取獨立，收獲心靈的共鳴與愉悅。

我和蘇珊共事近兩年，然而只在她啟航前的最後幾周，我們才有了深入的交談，驚訝地發現內心深處的同頻與默契，恍然有種相見恨晚的感慨。雖然我們年齡相仿，並都向往著詩和遠方，但生活的軌跡卻迥然不同。我畢業後結婚生子、按揭買房，把孩子、工作和付貸款放在生活的核心位置，將自己的一切夢想束之高閣；而蘇珊則一直為她的航海夢努力存錢，簡樸而執著，直到得以實現自己的理想！

我對蘇珊說：“你現在辭掉高薪的IT工作，而這個職業日新月異，等你航海回來萬一找不到這麼好的職位，豈不是太可惜了？”我忍不住替她擔憂。

而她說：“我可以再找其他工作。掙錢是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為了掙錢啊，錢永遠也掙不夠的。”她笑得雲淡風輕，語氣卻很堅定。

她的這些話擊中了我。是啊，周圍很多高薪的同事，有了車還要買更好的車，有了房還要買更好的房，永遠都要忙著掙錢，或許只有退休後才能重溫夢想和愛好。而遺憾的是，有的人退休後苦於健康狀況不佳，往往只能望洋興嘆，更有人甚至在退休前就病逝了……

蘇珊離開了悉尼，她與朋友們在達爾文集合。“伊壁鳩魯號”從那裡啟程，先是穿越

印度尼西亞的群島，然後一路向西環遊世界。她常在靠岸時給我發郵件，偶爾還寄來充滿異國風情的明信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真是奇妙——曾經近在咫尺，卻似相隔天涯；如今遠隔重洋，反而感覺變得親密無間。

那艘潔白的雙桅船，常會在不經意間悄然浮現在我的腦海：它輕盈飄逸地滑行在明鏡般的湛藍海面，宛如碧波上一個白色的夢。然而，蘇珊告訴我，他們多次歷險，經歷過凶猛的風暴、船艇發生故障、漂流在海上幾近斷水斷糧。但這一群無畏的伊壁鳩魯主義者，在險境中結下更深的友誼。他們緊緊相擁的照片，笑得無比燦爛，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笑容，仿佛印證著伊壁鳩魯的名言：“當我僅靠麵包和水度日時，我全身洋溢著喜悅；我之所以輕視奢華，並非因其不美，而是因它帶來的種種羈絆。”

簡樸的快樂，看似觸手可及，卻又遙不可攀。像我這樣的上班族，背負著房貸的重負，日復一日地埋頭工作，忙碌得幾乎沒有時間去想像生活的更多可能性。唯有當眼睛疲憊不堪時，才偶爾向遠方望去，天邊的白雲，有時會幻化成揚帆的“伊比鳩魯”，驀然讓我凝神屏息，仿佛它在向我昭示某種真諦。潔白的帆影，總會讓我的心底湧起隱隱的悸動，我曾寫下一首詩《三角帆》：

白帆，
駛進蔚藍，
駛入浪花的夢，
雙桅杆，劃破蒼穹……
“伊壁鳩魯”在風暴的中心，
如白色的火焰，馳騁，
帶著風挺拔的原型，
那隆起的青春、
那濤聲、鹽、
水晶……

我將這首小詩寄給了蘇珊，沒想到她竟打印出來並鑲上鏡框掛在船艙。於是，那些年我的詩和夢想，便跟隨著“伊壁鳩魯”一路遠航，徜徉在蒼茫浩渺的汪洋大海上……



■2019年西貝和H與妹妹、妹夫一起，終於駕帆船出海，留下此生最美時光的紀念。（妹夫吳宜攝影）